

学者作序的文学操守与学术情怀——读《潘颂德〈序言集〉》

■吕宗林

潘颂德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，出版过《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》《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》《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》《鲁迅散论》《现代文学沉思录》《现代文学述林》等著作。近日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潘颂德<序言集>》，收录其序作115篇，洋洋洒洒30余万字。序作从1990年至今跨度30余年，内容涉及新诗、散文、小说、学术著作，琳琅满目，蔚为大观。

与时下某些所谓的评论家盲目拔高和刻意追捧不同，潘颂德写序十分注重文学操守。在作序前，他总是认真仔细阅读书稿，至少通读一遍，少数书稿甚至通读两三遍。并且，做好摘录笔记，要求所作序言力求对得起作者，对得起读者，对得起文学史的检验。对于文学作品，潘颂德注重其人文蕴涵和价值指向，留意作品艺术表现与写作方法上的探索创新；对于学术著作，则从科学学术史角度，考察其立论是否准确客观，论述是否严密清楚，从而判断其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。对于一部分书稿的不足或值得商榷之处，潘颂德也会提出善意的修改意见，让作者作序言力求精益求精。郑板桥有楹联曰：“搔痒不着赞何益，入木三分骂益精。”于潘颂德而言，正是其作序的基本原则。赞，实事求是，好处说好；“骂”，也实事求是，譬如对滕胧诗“向内转”的创作倾向，他就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。

读《潘颂德<序言集>》，感受到作者浓郁的学术情怀。学者作序，又不同于一般的作者作序，对于纵深的文学史的回眸，正是学者的长处。潘颂德作序，善于从历史的长河中抽取一朵朵浪花，“浸润”现实的文学园囿。譬如写新诗集序言，必溯源唐诗宋词，以扩充诗意空间；写散文集序言，会联系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；写小说集序言，会涉及历史传说和传记；写学术著作序言，会涉猎中国近代文学、中国现代文学、外国文学。对文学史、文体史、文章学、风格学、文学语言学、文艺理论、美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了然于胸，促成了其序言的文学性、史料性、开放性、包容性，打开了广阔的审美空间。

百余篇序言，既是作者与作者间的文学聚会，也是作者与作者间友谊的见证，更是读者与作者间的交流与握手，是三十余年来中国文学创作发展的缩影。一卷在握，值得一读。

回雁峰唱晚

■周干喜

暮临琼阁赏余辉，雁落平沙拥翠微。闲坐松篁融大雅，静观烟水沐芳菲。此君轩内呈凤骨，上达坊中辨是非。鸟过此山知转向，人居高位应思危。

游萱洲古河街

■袁红珍

萱洲假日踏春游，穿越时光岁月悠。画栋曾经云卷雨，绿杨轻拂月登楼。南来鸿雁翩翩舞，北去湘江缓缓流。香气怡人多秀美，黄花天际任眸收。

卜算子·从戎感怀

■曹建德

十六弦军营，铁马驰腾乐，疆场挥戈雄风存，对外平倭寇。解甲归故乡，岁月添新课，本色犹如绿在身，不改初心我。

倒与顺（外一首）

■陈兴国

车票递进退票窗
钥匙从锁芯中抽出
打开门
头发凌乱了风的方向
纸巾放下
泪水回到泪囊

是的是的
从来没有过不去的
那人 那事 那伤

橘洲游

赤脚踩进泥土
石缝间
一株野草探出身子
蜜蜂盘旋着
离开玫瑰的花蕊
一条鱼从岸上
跃进了水里

英雄不死

■徐文伟

英雄，我年纪大了，希望你们和他家乡多搜集他回乡后的好人好事……”

而更早前，抗美援朝时任345团3营教导员王少伯也牵挂着他手下的这位优秀士兵。二十世纪初，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退下来的他专程来湖南寻找，但未如愿。

隐功埋名的罗亮泗，差点成了一位被“遗失”的英雄。

当张永春找到罗老英雄时，犹如晴天霹雳，见到的是一座坟墓，英雄已去世多年……这个消息传开后，正重病在床、就连提笔都困难的93岁高龄的王少伯，坚持为罗亮泗写下了“威震敌胆 名传华夏”八个饱含深情的大字；115师原师长周仕明、开国少将王扶之、李栋恒中将等老部队的首长，也分别为罗亮泗题了词；军旅作家、人民美术网总编李人毅个人出版《罗亮泗打坦克》画册。

站在罗亮泗铜像前，张永春激情澎湃地唱起《七连连歌》。这首上世纪80年代初的战歌，歌词中说的正是大英雄罗亮泗。

在张永春的家乡，他带着几块自制的画板，自发或受邀到四甲货隆小学等学校向师生们讲述罗亮泗的战斗故事……

二

1950年12月2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等媒体报道了罗亮泗抗美援朝的事迹；北京大学有一个班以他的名字命名为“罗亮泗班”；39军军、师、团各级史馆都记载了他的事迹，他所在班被命名为“罗亮泗班”；《罗亮泗单兵携爆破筒炸坦克法》作为教材范例在全军推广。

然而，罗亮泗拖着三等甲残身重返四

到老家，并未向儿女提起他的战功，从不居功自傲，“功与名”不为外人所知。他兢兢业业到工厂上班，兢兢恳恳在农村种地，从初级社到高级社，从洲市煤矿挖煤到衡阳冶金机械厂创厂，无不留下他那辛勤付出的身影。罗亮泗在机械厂当工人时入党，获评“衡阳市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”。村民吕阶耀哽咽着说，罗亮泗将家门前几亩荒山开垦成一块块平整的土地，分给有需要的乡亲耕种。在子女的印象里，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棉服是补了又补继续穿。罗亮泗还不顾妻子反对，坚持把儿子送到条件艰苦的新疆当了四年兵……一个冬日，罗亮泗突然晕倒在家里的地炉旁，不慎被火烧成重伤，于1996年2月25日去世。

近几年，家乡人民得知真相后，不遗余力宣传他的事迹。2016年11月9日，罗亮泗纪念碑揭幕，天空骤然下起大雨，近百位参加者无不为之动容；2019年清明节，罗亮泗铜像揭牌；也在这年，衡南县人民政府将罗亮泗的老家乐洪村更名为罗亮泗村；2020年10月，战斗英雄罗亮泗陈列馆建成。如今，陈列馆成为红色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，每天接待不少游客；衡南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微党课宣讲，利用渔鼓、快板等形式，在全县掀起一股学习英雄精神的热潮……

三

“罗亮泗，我的外公，39军115师345团3营7连1排2班一名战士，也是一名特等功臣……”

身着职业装的王亚琴，站在“战斗英雄罗亮泗陈列馆”前，给游客深情讲述外公的一生，至今接待200多个单位5万多人次。王亚

王闾运居衡三十七载考

■甘建华

泉知县，同治六年复任，翌年卒于任所，事见《同治清泉县志》。而该志乃王开运倡修，同治八年四月完工，衡州知府海宁人张士宽为序，没有证据证明与王闾运有关。王开运殁后，王闾运撰联哀悼：“生同姓，籍同名，又鄂渚同游，官闲谈心移月影；病相缠，火相惊，更兵符相迫，清泉余响咽琴声。”

王闾运“攸雄才于方纪”，先后纂修《桂阳州志》《东安县志》《湘潭县志》。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，前后花费七年时间，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《湘军志》十六卷。此志“是非之公，推唐后良史第一”（萧艾《王闾运评传》），却也给他惹来了许多麻烦，据传曾国荃扬言要杀了他。晚清小说《老残游记》提到王闾运：“这人负一时盛名，而《湘军志》一书做得委实是好，有目共赏。”这个评价是有代表性的，反映了当时的公正舆论。

彭玉麟说：“敝邑《衡阳县志》，深赖（王闾运）纂定”（《退省庵闲草》）。但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刊定的《衡阳县志》，卷首列名22人，彭玉麟领衔序录，采访编校多人，甚至连影图、缮刻者的名字都上了，却无王闾运的名字。

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腊月，王闾运的总角之交、儿女亲家邓辅纶带着儿子国猷、媳妇娘芳，自武冈前来石门探访老友，王闾运格外高兴。除夕之夜，岁暮风寒，围炉夜话；少年豪情，老大伤感；把酒对饮，唏嘘不已。尤其是说到湘军咸同中兴，烽火弥天，家国之痛，哀者荣者，王闾运亲见亲闻，恍若就在眼前。邓辅纶认为应当记述下来，王闾运要与他联句，当年曾与之斗诗、并称“湘五子”的邓辅纶“谦退固辞”。岂料，王闾运“激发鄙情，亦时远事众，诚非

率尔所操。因及暇时，辄缀数语，积日所得，总为一篇，命曰《独行谣》。”（《独行谣》自序）他花费大半年时间，撰就长篇歌谣体《独行谣》，共30章，448韵，4485字，乃其抒发人生感慨之情的经典之作，可视为《湘军志》的姊妹篇，同属研究湘军和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史料。

王闾运与彭玉麟相识于湘军初创，关系一直非常好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正月初五日，王闾运曾专程赴澧江何隆叮（今澧江镇和睦村），给病退在家的彭玉麟拜年，畅谈家事。五月十日，代彭玉麟撰《山房记》。光绪三年（1877）九月，彭玉麟回乡养病，恰逢王闾运要离开衡阳了。彭玉麟亲自为他饯行，席间作《王壬秋孝廉居吾衡十二载，今倦游归长沙祖饯，即席口占，以当骊歌》一诗，诗云：

客居衡阳十二年，主人深愧不能贤。桃花潭水今时浅，芳草天涯别梦牵。文献新劳征故实，江淮后会续前缘。唾壶击碎成何事，一曲阳关唱别筵。

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，王闾运致力于书院教育，相继受聘为成都尊经书院主讲、长沙思贤讲舍主讲、衡州船山书院山长，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（1891—1915），自谓“掌教船山二十五年矣”（《湘绮楼日记》）。他受彭玉麟临终之托，在东湖岛上重新创建船山书院，力倡船山学说，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材，成为一代教育宗师。其弟子著名者杨度、刘揆一、杨钧、齐白石、释敬安、颜楷、喻谦、向燊、夏寿田、蒋啸青、程崇信、马宗霍等，皆自衡阳东湖岛顺江而下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。不过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，笔者有专文《试看东湖桃浪暖》记之。

儿时有梦着军装

■龙建雄

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，飘来阵阵油条和麻团的清香，直馋得我忍不住大口地呼吸……

快走到衡阳百货大楼跟前，奶奶看出了我满眼的好奇，她停下了脚步。

奶奶对我说，“大孙子呀，城里漂亮么？”我收回了猎奇的眼神，望着奶奶连忙回答，“漂亮，很漂亮！”奶奶接着说，“那你以后想不想也生活在城里呢？”我频频点头。

细公公家在部队大院，那里的营区很大很大，大到我感觉有老家半个村子那么大。头一回到军营，更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别提有多兴奋。要知道，我平时只有在电影和图书中才能“看见”或是“想象”他们。

细公公下班回家，他戴着大檐帽，穿着四个衣兜的军官服，帽子上面圆形的“八一”红五星帽徽以及红红的领章、肩章，非

常耀眼。细公公虽是爷爷辈，其实也就比我父亲大三个月，他穿着笔挺的军装显得威严而又帅气，我太羡慕了。等他脱下军帽和军装去厨房做饭时，我便在衣帽架旁边悄悄地看了又看，还像做贼一样轻轻地抚摸了好几下。

我的一举一动没有逃过奶奶的眼睛，她招了招手让我到她身边去。我以为奶奶会批评我。不曾想，奶奶轻轻把我揽入怀里，指着细公公的军装说，“大孙子呀，喜欢军装？”我轻声道“嗯”。奶奶说，“那你可要记得，要好好读书，好好长身体，等你上高中以后就去当兵。当军人保家卫国！”听完奶奶的回答，我兴奋地拉着奶奶的双手说，“就这么说定，等我上高中以后就去当兵，我也要像细公公一样！”

现在想起，如果没有那回奶奶带着我到城里，也许我的人生理想就停留在跟父亲学木匠



夏趣 ■陈尧天 作